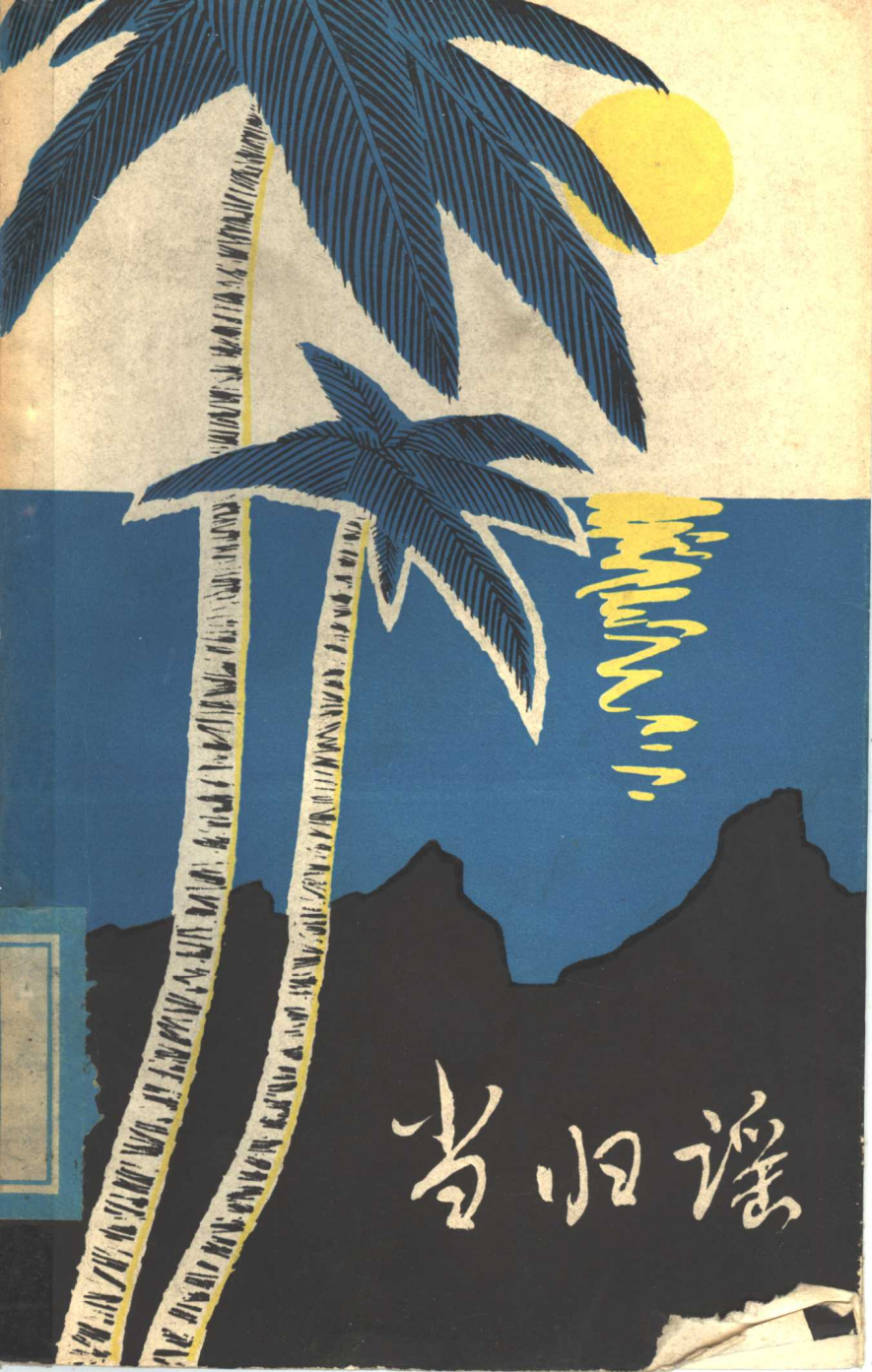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当归谣

当归谣

当归谣

· 散文集 ·

陈 淀 国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成都

封面设计：袁奕贤
丁晓阳
题头设计：郑作良
邱 军

当 归 谣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宜宾市印

开本787×1092 毫米1/32 印

1979年12月第一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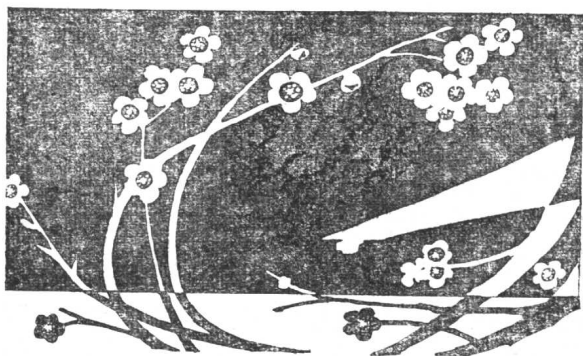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10,000册

书号：10118·221

定价：0.33元

目 录

珍珠豆.....	1
不可磨灭的.....	12
无尽的思念.....	24
金板栗.....	31
贺龙桥.....	43
高高的桅杆.....	56
当归谣.....	69
四月梅岭.....	78
岛上新花.....	86
石匠的心.....	97
篝火红.....	105
金号村.....	115
高山“飞鸽”.....	127
在高原的怀抱里.....	137
山茶花.....	152



珍 珠 豆

时令，已是深冬。尽管，瑞雪在不停地飞舞着，寒风在不住地呼啸着。然而，今天的北京，却是一派欣欣向荣，热气腾腾的春天的气息。

真快，女儿珍珠到陕北插队一晃两年了。不久前，她考取了农业大学，今天回来探亲，我去车站接她。但我心里就象开了锅的水，一刻也不能平静。

珍珠，是我的独生女儿，我自然很疼爱她了。在家时，她连韭菜、麦苗都分不清，在公社却成了

科学种田的技术员。每次来信，总少不了写些什么“海绵田”、“三保地”呀、“客土改良”呀，一谈就是一大套。如今，又成了农学院的大学生，更是虎上添翼了。

我站在月台上，两眼不住地望着远方，心里暗自思量：久别的女儿，见到日夜想念的妈妈，讲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！报告学习成绩？畅谈旅途见闻？还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，向往？……

想着想着，随着火车的一声长吼，风驰电掣的列车，徐徐地停了下来。我正在东张西望地找着女儿，只见珍珠把头从车窗探出，早在向我喊着，笑着，招手呢！我赶忙迎了上去。

在陕北农大学习不到一年，珍珠变化真不小：身子骨长得结结实实，蓝棉袄，羊肚毛巾，看上去，真像个地地道道的陕北娃。可是啊，她满嘴的农业科学名词！

“妈妈，那豆……”女儿脚跟还没站稳，便投来一束渴求的目光，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“啊！那豆？……”我的心一沉，不由自主地重复一句。

“珍——珠——豆哇，送给周总理的，寄出好久了，难道没收到？”

……

我有意回避了她那炽烈、逼人的目光，低下头来，提起旅行袋，迈着缓慢的步子，默默地离开了站台，我此刻的心啊，犹如澎湃的大海，不住地奔腾着，冲击着，激荡着。许许多多的往事，就象那翻卷不息的浪花，一朵接一朵，在眼前映现：

那是十五年前深秋的一个夜晚，多么幸福、难忘的一个夜晚啊！敬爱的周总理，看了我们的演出，接见了我们之后，又兴致勃勃地来到演员宿舍。

“周总理来了！”

“周总理来看望我们了！”喜讯传开，寂静的秋夜，顿时沸腾起来！我的寝室在楼下，所以，跑在欢迎周总理的人群最前面。总理从我手中接过刚会讲话的小薇，亲着，逗着。小薇张开双手，毫不拘束地摸着总理的嘴巴，好奇地问，“我爷爷胡子可多了，周爷爷怎么没有啊！”孩子天真的问话，逗得人们哈哈直笑，气氛显得更加融洽，和谐。

总理招呼大家席地而坐，问工作，问学习，最后唠起生活，亲切的说，我国经济遇到了暂时的困难，目前，生活苦些，条件差些，但是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，有艰苦奋斗的法宝，天大的困难，咬咬牙，战胜它！当年在南泥湾，敌人军事围剿，经济封锁，妄图把我们征服。事实恰恰相反，在毛主席

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号召下，机关，部队，家属统统发动起来了，养猪，擀毡，织毛衣，办工厂……革命需要什么，就齐心协力干什么，我们穿上了自己生产的棉衣，袜子，吃上了自己养的大肥猪，用上了自己造的纸张，肥皂……很快就富裕起来，强大起来！

周总理意味深长的话，象一团火，在我们心中燃烧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周总理拿出一个纸包，塞给了党委书记老方。同志们怔怔地望着它，悄声猜测着，议论着。周总理见大家那种急切的样子，笑着解释说：“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，几斤黄豆，送给你们吧！”

这包黄豆，从书记手里，传到演员手里；又从演员手里，传到导演手里……几乎所有的人都传遍了，可是谁也不肯收下。周总理看到后，一再说明：这包普普通通的黄豆，是我和邓大姐分的那份，眼下困难，你们有的同志浮肿了，这样下去，怎么演出啊！

这几句感人肺腑的话，使我们心里热乎乎的，一双双饱含泪水的眼睛，望着慈祥可敬的周总理！

“周爷爷，给我，我……”大家正为那包黄豆在推辞不下，小薇伸出小手，象燕子展翅一般，向总理不住地喊着。

“噢，对对，怎么把小主人给忘了？你给周爷爷解决了个难题，给你，给你！”说着，周总理果然把那包黄豆，紧紧塞进小薇怀里。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还想说些什么，可是周总理已经同大家挥手告别……。

夜，很深了。可是谁能入睡呢？同志们望着这一颗颗金灿灿的黄豆，无不心潮滚滚，热血沸腾！老方捧起它，异常激动地说，这哪里是普普通通的黄豆？是珍珠，是无价宝啊！党的温暖，首长的关怀，革命的传统，阶级的深情，都融合在这珍珠豆里，它比珍珠还宝贵！

从这天起，我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小薇叫做珍珠。这包黄豆，也成了我们心目中的珍珠豆了。

珍珠豆，意重如山的珍珠豆，给我带来了多少力量和勇气啊！我常常忆起和周总理在一起的幸福时刻；惦记着这包比珍珠更宝贵的黄豆，给孩子，给亲人，给战友讲起这段激动人心的事迹。

两年后，一个盛夏的傍晚。突然狂风骤起，乌云密布，道道闪电，阵阵雷鸣，瓢泼似的大雨，劈头盖脑地砸下……我从剧团排练回来，进屋好久，却不见小珍珠的影子。奇怪呀，往常碰到这样天气，一到吃饭时候，不管在干什么，小珍珠总是要赶回来的。可是今天怎么了，究竟跑到哪儿去了？

我去东邻西舍慌慌张张地找了一遍，仍然不见她的踪影。我真有点火上房般地着急了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小珍珠边哭边喊着，满身雨水，满脸泥浆，跌跌撞撞地跑进屋来。没等我张嘴，她却拉着我硬要往外走，一个劲地嚷着，“妈妈，快走呀，豆，豆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急得她两行热泪，扑簌扑簌直淌。看到孩子动这么大感情，断定是发生了什么“大事”，我顾不得再追问，跟着小珍珠，冒着风雨一气儿跑到楼后的土坡上。原来，是几行碧绿碧绿的豆秧，被积水淹没了。

我莫名其妙地问了句，“这是什么时候种的呀？”小珍珠显然不高兴地撅着嘴，“早种了呗，都长这么高了，才问！”

“跑到坡上，种这么几棵豆子干啥？”

“这是珍珠豆！长好了，送周爷爷！你不是说，周爷爷太忙太累了嘛！”

种珍珠豆，送周总理！啊，我听到了，这个刚满五岁的孩子的强烈心声；我明白了，这个刚刚懂事的孩子们的美好愿望。她这幼小心灵中的真挚感情，深深唤起了我的共鸣，顿时，我的抑制不住的热泪，从眼里涌出，和着哗哗的雨水，慢慢流下。我顾不得脱下鞋袜，挽起裤腿，立刻踏进混浊的泥水，挥动两手，用劲抠着，扒着，挖出一道小沟，

把水放出，将豆苗一株株扶正，才抱着眉开眼笑的珍珠走回去……。

一九七四年的一天清晨，珍珠和她的伙伴，迎着冉冉升起的旭日，浴着温暖和煦的阳光，兴高彩烈地到天安门广场告别。她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就要奔赴晨思暮想的南泥湾的征途。

在去年秋天，女儿从遥远的南泥湾寄来一只沉甸甸的包裹，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，打开一看，里边有玛瑙般的薄皮核桃，有醇香的酒醉大枣，还有那一粒粒滚圆滚圆的黄豆。再就是一封热情洋溢的信。

“……亲爱的妈妈！在这远离首都的陕北高原，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着敬爱的周总理！您仔细看看画报，周总理一次比一次的瘦了啊！总理为了革命，为了党和人民，太辛苦，太劳累了！妈妈，这核桃，这大枣，都是我们用汗水换来的丰收果实。还有，当年在困难时期，他老人家送给我们的珍珠豆。今天，我们在毛主席、周总理战斗过的地方，把它作为种子撒下去，开花了，结果了，丰收了！虽然这是一点微不足道的礼物，却是我们劳动锻炼的答卷，周总理看到后，一定会高兴的。亲爱的妈妈，请您尽快把它送到我们日夜想念的周总理手中……”

我一面读着女儿的信，一面回忆着幸福的往事。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喜悦，泪水象清泉般不停地涌出。拿起那寄托着青年一代心意的包裹，饭也没顾得吃。急匆匆赶回剧团，找到老方，请组织尽快把这片心意，转送给总理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，新年快到了。女儿几次来信都问，寄去的礼物，总理收到了吗？每当这时，我总是十分为难，说没收到吧，已经送上两个多月了；说收到了吧，却一直没有信息……。我心里很不踏实，似乎预感到事情的不顺利。如果原原本本的告诉女儿，她会多么难过！思来想去，只能安慰自己，再等等，再等等……

新年过后，一个寒风刺骨的晚上，演出刚刚结束，老方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他好久不说一句话。我很敏感，从他反常的表情上，感到了不祥的征兆。我极力控制自己，屏住呼吸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同志。等着，等着，只见两行热泪，从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淌下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上前忙问：“老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他连连摇头，仍然没有说话，却转身打开了铁皮柜，颤抖的手，取出一个包裹，说：“小珍珠她们送给总理的礼物，被退回来了！有人还要查这事的背景……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：几个普通的知识青年，向总理汇报自己劳动锻炼的成果，表达对总理的一片崇敬心情，难道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“背景”？多么令人不可理解，多么令人气愤啊？

老方极力按捺住内心的怒火，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，沉默好久，才指着窗外，意味深长地说：

“乌云翻滚，遮不住太阳的光芒；恶风吹掠撼不动巍峨的高山！我们另想办法，孩子的礼物，一定得送到周总理手中！”

然而，万万没有想到哇，就在三天后的那个早晨，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噩耗，我们日日想、夜夜盼的周总理，与世长辞了！我捧着孩子们的礼物，凝望着周总理慈祥、亲切的遗像，心如刀绞，眼泪不住地淌下来。这核桃、这红枣、这不寻常的珍珠豆啊，我们敬爱的好总理，再也见不到了！

连日来，偌大的天安门广场，怎能容得下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悲哀；宽阔的十里长街，怎能盛得了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……从拂晓，到深夜，一队队悼念的人群，络绎不绝。我随着他们，迈着沉重的步子，把一朵朵洁白的素花，系在青翠的柏枝上，扎在纪念碑的玉石栏杆上。瞬间，树丛变白了，桥变白了，整个大地都如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

白雪！

“当——当——当”！北京站清脆嘹亮的钟声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机灵的珍珠，猜透了我这复杂的心里，不再问起这事，她掏出手绢，替我轻轻地擦掉了不知何时挂在脸上的泪珠，立即转过话题，背着旅行袋，亲昵地问道：“妈妈，你猜，这次带来了什么好礼物？”

满面春风的女儿，稍稍沉思片刻，还没等我回答，她便沉不住气了，带着自豪的口吻说，“珍——珠——稻！”紧接着，珍珠便滔滔不绝地讲起她们农业大学的科研小组，在新开发的黄土高原上，栽下了第一代水稻，并且获得了可喜的成果！

……

公共汽车开动了。

“妈妈，到天安门了！”我们坐在敞亮的公共汽车上，刚进广场，她就象边防战士第一次来到伟大首都一样，情不自禁地嚷起来。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头转向窗外，满怀深情地望着、想着。我欣喜地告诉她：两个月前，首都人民就是在这里，敲锣打鼓，燃放鞭炮，扭着秧歌，喊着口号，欢庆打倒“四人帮”的伟大胜利！我就是在这里，看到了华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，他们神采奕奕地向群众挥手致意……

听着听着，珍珠眉飞色舞地笑了。我知道这发自内心的爽朗的笑声，是青年一代对祖国前途的向往，是青年一代对美好未来的赞颂……。



不可磨灭的……

万里长空，一朵朵素花般的白云，在缓慢地飘动着；广袤大地，一条条银带似的激流，在不息地奔腾着……一月八日，这一令人悲痛欲绝的日子啊，一天天、一天天，又临近了！

二年前，凛冽的寒风，传来了阵阵哀乐；咆哮的大海，涌出了滚滚泪涛，敬爱的周总理，和我们永别了！大江南北，一片素装；长城内外，百花垂首；神州大地，浸沉在无尽的哀思和对周总理深切的怀念中。周总理啊，敬爱的周总理，我们日日夜

夜怀念您，您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！

北京饭店，二十多年来，总理不知在这里举行过多少回盛大宴会，招待过多少批国际友人。宽敞的大厦，哪里没印着周总理坚实的足迹；上千名职工，谁个没听过总理爽朗的笑声？敬爱的周总理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眼前，在北京饭店的感人事迹数不尽，说不完。饭店理发师朱殿华同志多少回忆，多少怀念涌上心头。这里，容我记录下那一桩桩一件件感人至深的追忆吧！

朱师傅今年五十四岁，干理发这行，已经四十一年。为总理理发，整整二十七个春秋。缅怀周总理，好象重新幸福地来到了总理的身边。敬爱的周总理忘我地为党工作，在生活上从不要特殊照顾，始终保持和发扬我党艰苦朴素的作风。解放近三十年，总理在北京一直住在那座简陋的老式房子里，窗户是纸糊的，柱脚有的已老朽，取暖锅炉也是“老掉牙”的。许多人提出应该修一修、换一换，总理都执意不肯。屋里的窗帘，缝了又缝，补了又补，有的甚至不得不用胶布粘着，老朱曾打趣地说：“我家的窗帘，也比您这好啊！”就这样，总理查看后，才答应先换下四块。总理那件普普通通的睡衣，补了又补，缝了又缝，不知穿了多少年，早已看不出“真面目”了，然而还是不让换新的。